

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1987-1995）*

廖志軒

新竹縣道卡斯族文化協會理事長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

摘要

1987 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成立的第二年，王世慶先生應邀前往協助解讀「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進而開啟對於竹塹社的研究。1994 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平埔研究工作會合辦「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王世慶先生與李季樺共同發表〈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後收入在 1995 年，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這篇文章是王世慶先生竹塹社研究的研究成果。本文探討 1987-1995 這段時期王世慶先生竹塹社研究的背景、經過及其學術貢獻，並且論述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與臺灣史研究的關係。

關鍵字：王世慶、張炎憲、李季樺、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竹塹社、采田福地

壹、前言

筆者從事多年的竹塹社研究，在這當中深受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等人竹塹社研究的影響。其中，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主要有三：1.〈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與張炎憲、李季樺合著）。2.《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與張炎憲、李季樺合編）。3.〈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與李季樺合著）。¹仔細閱讀《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與《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這兩本傳記會發現到：對於王世慶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計畫工作室和田野研究室期間，從事竹塹社研究的著墨較少。²本文即在此問題意識下，探討王世慶先生竹塹社研究的背景、經過及研究成果。

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必須要先從對於古文書的整理與解讀談起。李季樺的研究提到：

戰後大規模、有計畫性的收集與紀錄契約文書，首推王世慶接受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委託所進行的臺灣古文書調查計畫，當時任職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王世慶先生於1976-1983年間在全臺進行調查，該計畫成果，共收藏約5,600件文書，編修成《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120冊，影印典藏於臺灣、

* 本文撰寫過程中，感謝詹素娟老師對於內容的提點，以及感謝李季樺老師提供本文的修改建議、內容的補充說明與更正，並提供相關資料（與王世慶的合照、王世慶手稿影本）。另外，亦感謝王孟亮老師提供1987-1989年的家計簿，讓筆者得以了解王世慶與張炎憲、李季樺曾經到過竹北采田福地進行田野調查，以及後續從事相關調查的情形。

1 王世慶、張炎憲、李季樺，〈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一至八），《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9-26期（1991年6月-1993年3月）；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年）；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27-172。

2 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兩書雖未提到王世慶進行竹塹社研究的原因，但仍有助於了解王世慶進入中央研究院的經過。

美國、日本各地。³

由於有豐富的古文書蒐集與整理經驗，以及先前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任職期間從事許多史料的解讀與整理工作，因此長期成為學術界請益的對象。⁴

值得一提的是，王世慶先生在從事古文書蒐集、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中，已指出古文書可用來從事平埔族的研究：

（三）古文書之研究利用價值：7. 為研究民族學的一個資料來源。

如所謂新港文書等「番字契」，平埔族佃批、「番租」、屯租契字、執照等，可整理研究平埔族各社之分佈情形、及各社之通事、土官、土目制度、財產所有情形，平埔族之姓氏等等。尤其平埔族之研究資料漸感缺乏的今天，蒐集更多的有關平埔族契字、執照，我特別感覺重要。⁵

王世慶先生在全臺各地從事古文書的蒐集與整理的過程中，已經意識到古文書對於平埔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若不積極搶救這些古文書，將來要從事平埔研究會日益困難。以上，說明王世慶先生從事竹塹社研究的背景。接著，論述王世慶先生與張炎憲、李季樺共同從事竹塹社研究的經過。

貳、〈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

1986 年，張光直院士於回到臺灣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之際，向國

3 李季樺，〈臺灣契約文書的研究動向〉，《臺灣風物》，60 卷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106。另外，有關王世慶從事臺灣古文書的蒐集、整理與研究的過程，可見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頁 147-155；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頁 131-132。王世慶發表的論文，包含〈臺灣民間和田野所存清代史料及其價值〉（與史威廉合著）、〈介紹臺灣史料：檔案、古文書、族譜〉、〈臺灣地區古文書之調查研究〉、〈臺灣地區族譜和古文書之蒐集與應用〉、〈臺灣民間古文書之蒐集整理研究〉、〈古文書是家乘和族譜的資料來源〉、〈臺北安泰堂之家譜與古文書〉，這些文章收入氏著，《臺灣史料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 年）。本文引用王世慶研究古文書的文章皆出自《臺灣史料論文集》，以下同。

4 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史聯雜誌》，第 8 期（1986 年 6 月），頁 86-97。

5 王世慶，〈臺灣地區族譜和古文書之蒐集與應用〉，頁 364。

科會提出「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的經費補助，並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與三民主義研究所共同參與組成策畫委員會，其下設有執行小組，並且有助理三名：闕紋、詹素娟、李季樺，負責「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編輯書目、整理檔案與收集田野資料。⁶「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分為總計畫與分支計畫。總計畫的主要工作內容有四，有關平埔研究與古文書的項目為：「1. 編輯有關臺灣史研究書目，目前則先進行平埔族研究之書目、臺灣漢人移民研究書目等。2. 收集、整理尚散存於民間的古文書，並作註解。」⁷而且，在該年（1986）《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報導〉亦提到：「由於平埔族研究為臺灣研究中不可或缺之一環，而現今相關的研究數量、成果尚覺不足，所以本室已開始分別收集、整理中文、日文、西文三方面的資料，作成卡片，以編纂一本詳盡的書目；預計1987年6月前完成。」⁸平埔研究在當時已經逐漸為學界所重視，並且試圖透過古文書的整理與蒐集，以及田野調查的方式，搶救日益消失的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因此列為優先編輯的臺灣史研究書目。⁹

6 張光直，〈發刊詞〉，《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期（1986年12月），頁1；林玉茹、張隆志、詹素娟編，《局開新境：臺灣史研究所二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年），頁16-17；許雪姬、鍾淑敏主編，《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年），頁16-34。

7 不著撰人，〈研究計劃〉，《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期（1986年12月），頁3。另外兩點為：「3. 作實地田野資料的採訪和收集，如古建築、聚落、宗祠的實地調查，及民俗、歌謠、傳說的採集。4. 定期出版『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以報導、聯繫與臺灣研究相關之各項動態、活動消息。」

8 不著撰人，〈「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報導〉，《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期（1986年12月），頁11。

9 莊英章主編，《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7年。這本書為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開始執行的第一本出版品，強調平埔族研究在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另外，張炎憲的文章提到：「古文書的蒐集並非是專為古文書而蒐集，當時我是為了調查桃竹苗地區，洪麗宛則是負責臺中地區的調查，詹素娟負責宜蘭地區的調查等等。在這規劃之下，我們並非只是採集古文書而已，一方面是從事田野調查，另一方面也是對當地文化進行觀察，針對桃竹苗、臺中等地區的平埔族作調查。……臺灣的開墾史或是歷史發展，絕對不能以漢人為中心的觀點去看，必須注意到原住民的觀點，這樣才能真正了解臺灣史。當時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所以在做古文書的蒐集時，同時也作田野調查。」見張炎憲，〈古文書迷人之處〉，收入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第二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2008年），頁17。換言之，當時已經注意到臺灣史的研究不能只從漢人的觀點切入，而是必須注意到原住民（平埔族群）的觀點，才能真正了解臺灣史。因此，工作小組成員在臺灣各地蒐集古文書的同時，也針對各地的平埔族群進行田野調查。

1987 年，在時任計畫執行小組召集人莊英章教授的邀請下，王世慶先生每週到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一天，協助解讀工作室成員在田野調查中找到的古文書。¹⁰之所以會邀請王世慶先生來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除了本身是古文書整理與解讀這方面的專家之外，還有兩個主要的原因：1. 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的出土。2. 「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租佃關係」合作計畫（1986.11-1990.1）。

一、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的出土

1983 年，當時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的吳學明，在新竹北埔姜家調查時，在姜秀鑾後裔家中的閣樓發現「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引起臺灣史學界的重視。¹¹吳學明先後向北埔姜家後人借回影印後歸還，之後莊英章聽到蔡淵絜提到「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的出現，透過陳運棟的協助，取得「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的影印本，隨後存放在中研院民族所圖書館。¹²之後，莊英章將影本提供給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成為當時工作室最大宗的古文書（第一年度所收古文書影

10 不著撰人，〈「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報導〉，《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 期（1987 年 3 月），頁 16。另外，2011 年《臺灣風物》主辦「王世慶先生紀念座談會」，莊英章教授的發言提到王世慶來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的原因（協助解讀古文書）：「當時我們請王世慶先生擔任臺灣史研究計畫的顧問，本來不知道用什麼名稱請他來中研院，後來用顧問名義，請他指導一個古文書解讀小組的任務。詹素娟、洪麗完、翁佳音和李季樺都是畢業後就來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工作，現在他們四人都拿到博士學位，在臺灣史領域都非常有成就，我想王世慶先生指導的功勞應該是很大的。」見張炎憲等座談，鄭麗榕紀錄，〈王世慶先生紀念座談會紀錄〉，《臺灣風物》，61 卷 2 期（2011 年 6 月），頁 51-52。

11 吳學明，〈「北埔姜家史料」的發掘與「金廣福」史實的重建〉，《臺灣風物》，35 卷 3 期（1985 年 9 月），頁 121-147；吳學明，〈北埔姜家史料與運用〉，收入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第二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2008 年），頁 79-102；詹素娟訪談、鄭瑩憶撰寫，〈學人訪談錄：專訪吳學明教授〉，《明清研究通訊》，第 62 期（2017 年 8 月），網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550（2023/11/2 點閱）。吳學明透過「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完成〈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1834-1885）〉的碩士論文。見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1834-188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

12 陳運棟口述；劉澤民、江孟雲採訪整理，《文化研究尖兵：陳運棟校長訪談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年），頁 284；莊英章、陳運棟，〈金廣福史料的發掘與應用〉，《史聯雜誌》，第 5 期（1984 年 6 月），頁 6-18。

本約為 1057 件，其中大宗為金廣福文書）。¹³ 整理與分類這些古文書，為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主要的工作項目之一。

二、「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合作計畫（1986.11-1990.1）

1986 年，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成立之初，分為總計畫與分支計畫。在分支計畫中，張炎憲、莊英章與施添福共同向國科會提出「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合作計畫，研究目的在於：結合歷史學、地理學和人類學的知識與研究方法，經實地田野調查，以分析臺灣移民社會建立過程中，聚落發展與土地租佃關係，且由時間、空間的交錯相關上，重建竹塹地區開發史的樣貌、歷史的意義。¹⁴ 試圖以跨學科的合作方式，重建竹塹地區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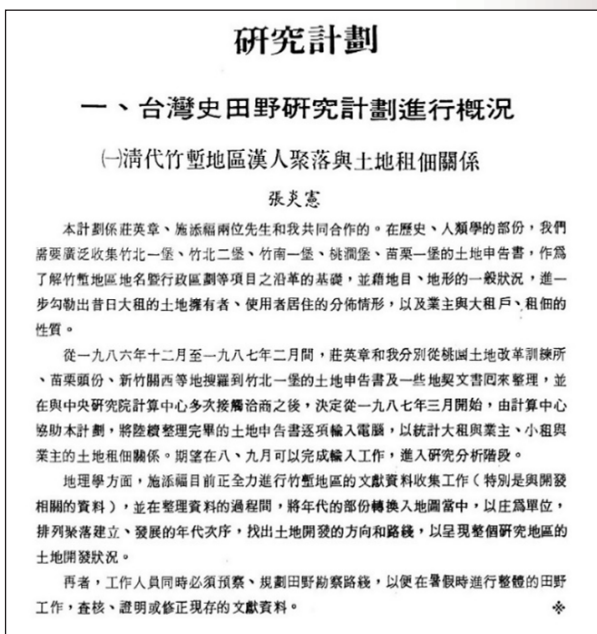


圖 1 「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合作計畫

資料來源：張炎憲，〈研究計劃：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 期，頁 2。

13 在《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一期〈「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報導〉亦提到：「工作方面，目前正著手整理金廣福古文書，將全數原件影本分類、編輯與解讀，建立檔案卡片系統，以利研究者的使用。」見不著撰人，〈「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報導〉，頁 11。

14 不著撰人，〈研究計劃〉，《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1 期，頁 3；張炎憲，〈研究計劃〉，《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 期（1987 年 3 月），頁 2。張炎憲，〈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13 期（1989 年 12 月），頁 9。張炎憲、莊英章兩人透過桃園土地改革訓練所蒐集來的土地申告書，以及桃竹苗各地田野調查採集到的契約文書，將這些資料輸入電腦，以便日後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整理。施添福則是企圖在日治時期富田芳郎對臺灣聚落的研究基礎上，探討竹塹地區或北部散村聚落的形成機制。另外，「竹塹地區」指涉的範圍為：清光緒年間新竹縣所轄竹北一、二堡及竹南一堡，北至社子溪，南自竹南丘陵，大約為今桃園市新屋區以南、苗栗縣竹南鎮以北的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會選竹塹地區做為研究計畫的主題和地點，與竹塹地區有許多豐富的史料有關，見表 1。

表 1 竹塹地區重要史料「出土」時間表

出土時間	發現人	史料名稱	史料涵蓋時間
1947-1953 年	戴炎輝	淡新檔案	清代
1983 年	吳學明	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	清代至日治
約 1974 年	江丙坤	土地申告書 ¹⁵	日治初期

竹塹地區除了既有的清代和日治方志史料外，還有上述幾個重要史料的「出土」，因此使得竹塹地區日後成為臺灣史研究的「一級戰區」。¹⁶ 從「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合作計畫的進行方式：「1. 將「土地申告書」的資料輸入電腦。…… 2. 將有關新竹地區的古文書、理由書（土地申告書）和文獻資料整理歸類，以備使用。3. 實際至現地田野調查。」¹⁷ 可知，張炎憲等人在提這個計劃之前，打算透過「土地申告書」和「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以及散落在民間的契約文書來探討竹塹地區的開墾史與租佃關係，並且進行實地的田野調查。另外，圖 2 說明當時張炎憲等人田野調查的內容，包括竹塹社（至竹北、關西、新埔一帶，調查竹塹社相關事蹟）。換言之，在 1987 年王世慶先生進入中央研究院之前，張炎憲等人已展開竹塹社的田野調查。

15 江丙坤在 1974 年的東京大學博士論文〈台灣地租改正の研究：日本領有初期土地調查事業の本質〉，就已利用了土地申告書的檔案。另外，莊英章的貢獻，則是在於保全了桃竹苗地區的檔案，並針對該檔案有專文介紹。見莊英章，〈日據時期「土地申告書」檔案資料評介〉，《臺灣風物》，35 卷 1 期（1985 年 3 月），頁 91-104。

16 「一級戰區」的名稱，見陳志豪，〈近二十年來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發表於「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的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暨 2013 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臺北，2013 年 9 月 26-27 日。

17 張炎憲，〈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13 期，頁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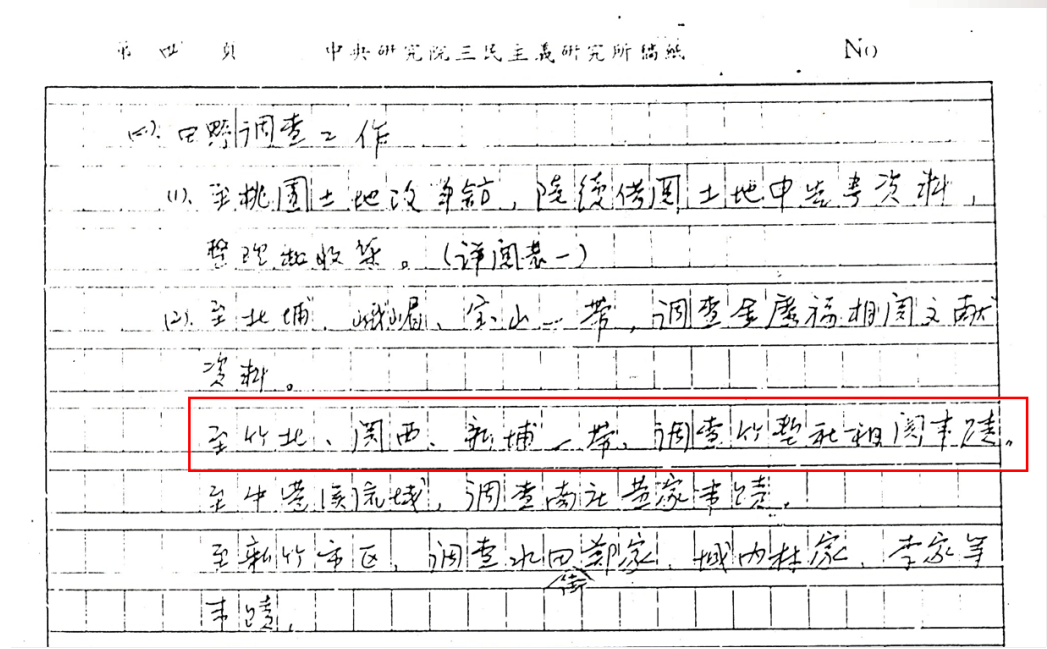


圖 2 〈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租佃關係〉田野調查工作

資料來源：張炎憲，〈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租佃關係〉，微縮片，中央研究院，1987 年。

三、竹塹地區古文書的收集、整理與解讀

自 1987 年 2 月起，王世慶先生來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一起解讀竹塹地區的古文書，並且協助當時工作室正在進行的古文書收集與整理的工作。

（一）收集

從《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附錄可知，有幾件竹塹社的古文書是王世慶、張炎憲、李季樺共同採集的。¹⁸ 這部分的内容，李季樺的說明提到：

關於竹塹地區古文書收集的部分，王世慶先生積極的參與，除了

18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頁 396。

介紹他的人脈關係之外，我們有需要王先生協助時，他也必定同行。關於王先生曾參與關於竹塹地區和竹塹社古文書採集的部分，舉例來說，可以參照，《臺灣平埔族資料選集——竹塹社》裡面，中央研究院室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所提供的室藏古文書，編號 12 和 13 部分，這兩批文書，是在 1991 年 1 月採集取得，緣起於我和張炎憲與王世慶兩位先生一起拜訪三峽的古物商連昭光和收藏家李梅樹的長子李景暘先生。在王先生的加持下，兩人皆賜允提供所藏。他們所提供關於竹塹地區和竹塹社的文書頗具價值。¹⁹

當時在竹塹地區的古文書採集部分，王世慶先生一方面提供其人脈關係：文獻學術界所倚重的前行輩，²⁰ 讓張炎憲、李季樺等人能夠認識一些手上有收藏古文書的古物商、收藏家，採集到古文書。另一方面，張炎憲、李季樺等人有需要王世慶協助時，也必定同行，取得對方的信任，將古文書的原件帶回田野研究室影印。²¹

值得一提的是，1991 年，李景暘提供一件其收藏的竹塹社古文書（咸豐 11 年業主衛魁昌等人立出典大租字），讓張炎憲、李季樺等人帶回田野研究室影印。2008 年，國史館出版《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亦收錄了這件古文書，同樣將古文書打字，不同的是：將原件掃描，以彩色圖檔呈現。因此得以看見當時張炎憲、李季樺等人採集到這件古文書的原件，見圖 3。

19 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以編號開頭 T062、T066，逐頁翻找《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收錄的每一件竹塹社古文書，比對出有兩件古文書是王世慶、張炎憲、李季樺共同採集到的：道光 7 年李任喜等人立圖分書字、咸豐 11 年業主衛魁昌等人立出典大租字。

20 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史聯雜誌》，第 8 期（1986 年 6 月），頁 90。

21 由於王世慶在採集古文書有豐富的經驗，因此張炎憲、李季樺等人，經常能夠取得對方的信任，得以將原件帶回田野研究室複印。李季樺的文章提到：「王先生在古文書的採集上，除了提供以往個人的採集經驗與所擁有的情報讓當時的同仁參考之外，更常在文書採集過程中扮演「信用卡」的角色，當我們打出「王」牌時，通常都能凱旋而歸，不負眾望……。」物件絕對按時按件清點，清楚明白的歸還。見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臺灣風物》，61 卷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61-162。

立出典大租字業主衛魁昌今任實務先年承租下有口糧租額在石崗付溪心埧因業大租壹處佃戶係邱發雲現年由業有加陞大租粟肆石伍斗正意欲別創德將此大租粟出典與人僅開身觀人等不欲外托中引就與陳煥章官出首承典當日憑中三面言定時值典價佛銀壹拾陸大元正連年對邱發雲加陞大租粟肆石伍斗正永為定額與抵銀利兩無加減其銀壹拾陸大元正色現今中交與昌親收足訖現給完單式拾張付銀主歷年向佃收租抵利息口無憑今欲有憑立出典大租字壹紙並付完單式拾張共執為據

即日批明昌今中宣收到字丁內佛錄壹拾陸大員足訖批知

再批明倘完單用盡未有取贖再行補給不得刁難批知

為中人彭青雲

知見人劉承憲

在場伯姆潘氏

佃戶邱發雲塗

日立出典大租字業主白筆

業主衛魁昌記

業主衛魁昌記

地點：石崗仔溪心埤（今新竹縣關西鎮）。
時間：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
印記：一、「彭青雲記」；二、「竹塹社番業主衛壽宗圖記」；三、「業主衛寬裕」；四、「竹塹社番業主衛魁昌圖記」。

說明：咸豐元年，李衛寬裕，因意欲別創，將位於石岡仔溪心埤，由佃戶邱發展墾種之田業大相四石五斗，出典予陳煥章，典價俸銀六十大大元。此契宗為十九世紀知名戶衛阿貴之子，遞於道芝二子，本契乃出現其印記，明顯是其後人持其戳印鈐上。衛契於一九九三年張宏先生編《臺灣廟宇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一書時，曾向李景賜先生商借此契影，故此契契文曾收錄於該書上冊，第七二七至七三四頁。

227

另外，關於王世慶、張炎憲和李季樺等人努力下，古文書採集的具體成果。1976-1983 年間，王世慶編修的《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即有採集到部分的竹塹社古文書。之後，王世慶與張炎憲和李季樺等人採集古文書的成果，張光直院士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序〉提到：「書中文書契據二百九十件文書中大多是本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自己採集的。其餘的採自院內院外各公私品及過去出版的彙編。」²² 由此可知，資料選集收錄的古文書，大部分為王世慶等人採集而來。

（二）整理

在李季樺提供給筆者的本文意見書²³ 提到：

在整理部分，其實非常重要的是古文書資料庫的建置和應用。當時契約文書的整理尚未有數位化的經驗，也沒有全文資料庫建置計劃，只有土法煉鋼的卡片。在此背景下，關於契約文書的管理與檢索等的使用其實並不容易。總計劃的古文書解讀小組於是開始有了建立古文書電子化檢索系統的構想，於是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的協助下，建立了初步的古文書電子檢索系統（DBM），關於文書檢索欄位的設定等種種事宜，王世慶先生都有深度的參與。也因為這套檢索系統，讓竹塹地區的古文書檢索資料庫得以建立，並有了豐盛的成果。利用這個資料庫，除了編輯已經出版的《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還有尚未出版的，《新竹地區古文書集：土地申告書／張炎憲，吳曉雲編》，十大冊。（收

22 張光直，〈序〉，收入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頁 1-2。

23 此「意見書」的由來與性質，為筆者寫完這篇論文以後，曾就教於李季樺老師，請其給予筆者一些有關論文的建議、筆者在論述上有誤的地方，以及內容的補充說明。李季樺老師在閱讀完筆者的論文後，就這篇論文，給予相當多的意見。其價值在於：李季樺老師根據其早年親身與王世慶、張炎憲老師共同從事竹塹社的過程，針對本文內容給予寶貴意見；這是本文作者從現有的相關研究中，所無法得知的訊息，是為此「意見書」的價值。

藏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特藏室），將當時可以網羅的竹塹地區文書加以整理，編輯，彙集成冊，並予以公開，保存。²⁴

當時對於從各地收集回來的古文書，張炎憲、李季樺等人已有建置「古文書資料庫」的想法，如何將這些古文書，以資料庫的方式來進行更多的運用（古文書全文打字、以關鍵字檢索搜尋……等），而不單只是做分類的整理。因此，在計算中心的協助下，建立初步的古文書電子檢索系統。在古文書資料庫檢索欄位的設定部分，王世慶先生都有深度的參與。²⁵

（三）解讀

王世慶先生與工作小組解讀古文書的方式為：參照《臺灣私法》，對照探討各類契字的形式、專有名詞等。²⁶解讀的成果〈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刊登在《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9-26期。²⁷共解讀24件古文書，以「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為大宗（16件）；與竹塹社有關的古文書有7件，佔了相當高的比例（近三分之一）。王世慶等人在解讀古文書的過程中，從中發現不少竹塹社的相關資料，雖然是漢人所寫，但已能掌握竹塹社大致發展的情形；不單只是純粹解讀的解讀古文書，而是進而探討竹塹社的歷史。²⁸

24 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本文初稿原先只有寫竹塹地區古文書的解讀，在古文書收集與整理的部分，由於受限於材料，因此無法了解當時古文書收集與整理的內容。感謝李季樺老師的補充說明。

25 李季樺的文章亦提到：「王先生也對與土地契約文書研究有密切關係的土地申告書電腦建檔和統計工作多有建言，對日後竹塹地域社會研究基礎資料庫的建立，有相當大的助益。」見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頁162。

26 不著撰人，〈「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報導〉，《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2期，頁16。

27 《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9期（1991年6月）〈編後語〉提到：「本室竹塹地區古文書解讀工作，在王世慶先生的長期參與協助下，成果已能逐漸公諸於世。由王先生領銜撰寫的拓墾文書解讀，即其多年沉潛之力作，通訊於本期率先刊登，此後並將定期發表。」古文書的解讀工作是由王世慶帶領解讀小組的成員撰寫這些古文書的解題內容。

28 張炎憲指出：「六、七年來，王世慶、莊英章、李季樺和我陸續地從事新竹地區的田野訪查工作，影印收集不少古文書。我們三、四人乃組成古文書解讀小組，邊解讀、邊整理，發現不少平埔族竹塹社的相關資料。平埔族漢化之後，已失去族群認同與歷史文化的歸屬感，現今留下來的竹塹社資料又多是漢人所記載。研讀這些漢人文獻，雖然無法重建竹塹社的原貌，卻能掌握竹塹社大致發展的脈絡。」見張炎憲，〈編後語〉，收入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頁943。

關於當時解讀古文書的過程，李季樺的文章提到：

王先生在中研院古文書的蒐集與整理工作上，是長期、積極且深入的參與。除了採集、整理等實務工作的指導與協助之外，並長期開授古文書解讀班，著手古文書解題的工作，接著又投入竹塹社古文書資料集的整理與編輯。這些行動一方面延續了王先生 1970 年代搶救臺灣古文書的志業，另一方面，也是繼續引領各界重視古文書的風氣，並成為古文書解讀等基礎研究的先

導。……在古文書的解讀方面，1979 年王先生曾向臺灣研究小組成員馬若孟先生建議，將古文書解讀納入該小組的工作項目，但並沒有得到採納。一直到 1986 年之後，此願望才遂逐漸得以實現。王先生通常是每週二在中研院主持古文書解讀的工作，王先生從不遲到或缺席。解讀班持續多年，王先生始終如一，宛如是一場耐力賽。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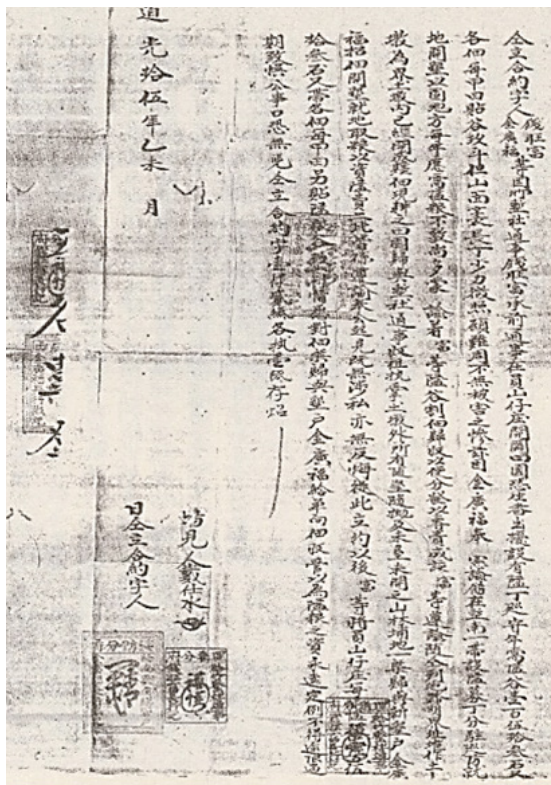


圖 4 「北埔姜家史料（金廣福文書）」的竹塹社

資料來源：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下）（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0 年），頁 167。

29 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頁 160-162。

王世慶先生早在來中央研究院之前，受亞洲臺灣小組委託進行臺灣各地古文書調查與整理的時候，即已有解讀古文書的想法，直到進入中央研究院才實現其多年的願望。另外，如上所述，王世慶先生透過解讀古文書，從事平埔族群的相關研究，在〈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即有幾件是竹塹社的古文書。有關竹塹社古文書的解題，也應當是王世慶先作註解，然後由張炎憲、李季樺補充相關資料，見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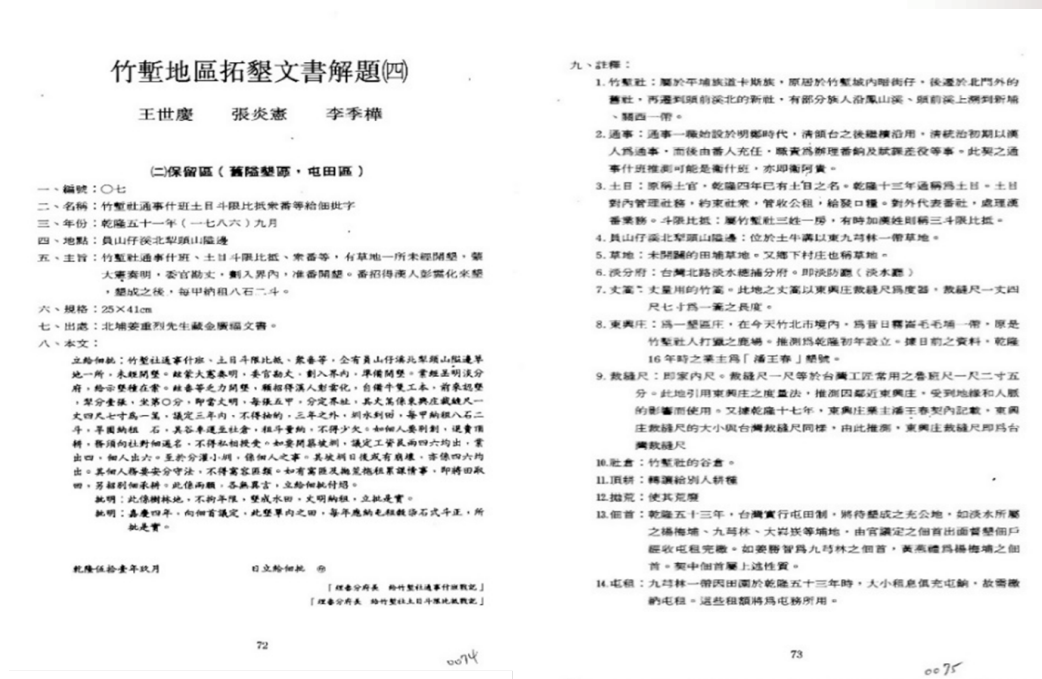


圖5 〈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四）

資料來源：王世慶、張炎憲、李季樺，〈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四）〉，《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2（1992年3月），頁72-73。

當時，王世慶先生與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同仁的合照，見圖6。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二日天理大學塚本昭和先生訪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與同仁合影。左起：翁佳音、（不詳）、塚本昭和、王世慶、關欣、李季樺、詹素娟（後排）、潘美玲、張炎憲。



圖1-1 1988年7月，張光直院士返臺，親來仍在史語所舊大樓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與同仁見面筆談。照片中左為張院士，右為帶領同仁解讀古文書的王世慶先生。



1989年（民國78年）4月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工作同仁在傅斯年圖書館地下室合影



圖 6 王世慶先生與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同仁合影

資料來源：1. 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頁 158。（左上）

2.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頁 19。（右上）

3.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百年發聲 × 三十而立：中研院臺史所設所 30 年紀念特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 年），頁 102。（左下）

4. 李季樺提供，2023.10.27。右下工作同仁合照說明：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和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時代古文書室的工作同仁們在古文書室前合影，（左二，王世慶先生，左三，李季樺，左一，陳淑芬*時任古文書室工讀生，地點：原中研院近史所舊館二樓，1993 年，李季樺提供）

叁、《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

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自成立以來，收集到相當多竹塹社的資料。這些資料先有王世慶等人從事竹塹地區古文書的蒐集與解讀，然後進而有出版竹塹社資料選集的計畫。在〈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最後一次刊登在《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的兩個月後，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出版《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一方面總結八年來竹塹地區古文書整理與解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則是展現出當時平埔族群研究在資料累積的成果。³⁰

王世慶先生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的參與過程，張炎憲提到：「這兩本選輯所採取的分類方式，是多年導讀工作的成果，其中有王世慶先生的意見在裡面，參考採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的編排方

30 李季樺指出：「《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也是總結八年來解讀的另一重要的研究成果。竹塹社文獻集中關於古文書的搜羅與編輯，是有其目的，希望藉著出版對中研院長期以來所蒐集與整理的古文書等文獻能加以公開，也希望透過主題資料集的編輯方式，呈現古文書在解讀上的研究深度與意義，讓古文書更能展現其在史料上的研究價值，並希望反映出當時新興平埔族研究在史料上累積的成果。」見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頁163。另外，當時會出版竹塹社的資料選集，有很大原因與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成立之初，即致力於推動平埔研究有很大的關係。張炎憲提到：「平埔族研究是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多年來的研究重點，我們乃向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申請出版補助。……竹塹社文獻資料集的出版，我們希望能促進史料保存、整理的風氣，加速史料的公開流通，拓展研究的新視野。」見張炎憲，〈編後語〉，頁944。

相較之下，比竹塹社還要有更多材料的岸裡社（岸裡大社文書），當時同樣散在官方與民間各地，一直要到了1997年，黃富三將當時臺大圖書館典藏有關岸裡大社文書，編製目錄、出版。見黃富三主編，《臺灣史檔案·文書目錄——第一、二冊》岸裡大社文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7年。出版的時間比竹塹社要晚，出版的內容也只是岸裡大社文書的其中一部分（還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國立臺灣博物館有收藏岸裡大社文書），並不是全部的出版。而且，就上述張炎憲提到的：「促進史料保存、整理的風氣，加速史料的公開流通，拓展研究的新視野」。「岸裡大社文書」在當時（1997）是分散在各地的典藏單位，仍未公開的流通，研究者必須前往各典藏單位才能使用。再者，也似乎未見有人（單位）將各處的「岸裡大社文書」予以彙整，不像《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是將當時所有有關的竹塹社「全文」資料彙整出版。

又，1996年，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一套三冊（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三貂社凱達格蘭族口述歷史），出版的緣起是因為核四廠的興建，因此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委託黃美英等人進行三貂社相關的史料彙編，內容也多少有受到《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的影響，而有出版《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的計畫。《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的編審委員之一張炎憲，即提到：「一九九三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出版《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在出版之前，研究者大多認為竹塹社文獻資料分散難覓，但輯錄之後，發現竹塹社的資料不少，有助竹塹社歷史文化的重構。現在，我們看到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印行的《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的完成，甚感欣慰。」見張炎憲，〈編審委員序〉，收入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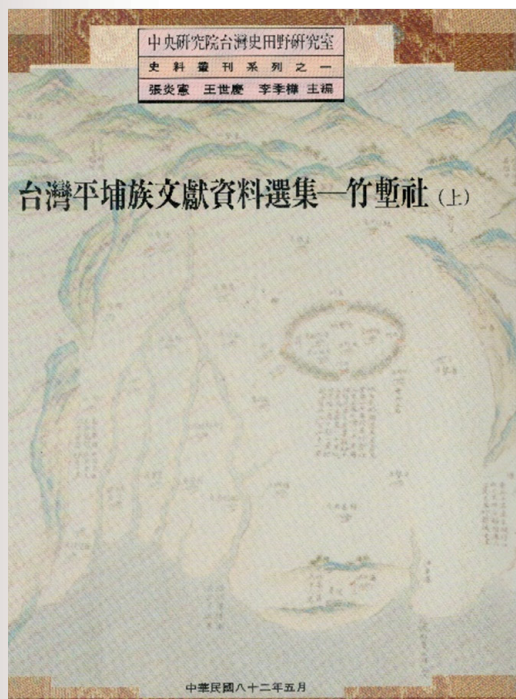


圖 7 《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書影與工作同仁合照³¹

式。」³² 關於《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資料的編排方式，整理如下：

- 31 工作同仁合照說明：左起，王世慶先生、廖敏村、張炎憲、褚秀玲、林雅芬、李季樺、吳曉雲。拍攝地點：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院區，1993 年。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
- 32 張炎憲，〈古文書迷人之處〉，頁 15。另外，李季樺亦提到王世慶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的參與情形：「在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時代，我跟王先生有很多共事的機會。我們常一起執行臺灣文獻蒐集計畫與整理工作，包括契約文書及各種檔案。我們也到各地進出口述訪談，一起編輯竹塹社文獻資料以及契約文書的解讀，討論竹塹社的研究，並且共同撰寫論文。」見張炎憲等座談，鄭麗榕紀錄，〈王世慶先生紀念座談會紀錄〉，頁 77。

表 2 《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目次

	上冊	下冊
資 料 類 型	一、文書契據	二、淡新檔案
	（一）諭示、稟	（一）社務
	（二）墾約、佃批	（二）隘務
	（三）丈單	（三）屯務
	（四）招贖耕字	（四）業佃關係
	（五）土地房屋買賣契約	
	（六）找洗契	三、土地申告書
	（七）租稅契	（一）竹北一堡
	（八）財產分配契	（二）竹北二堡
	（九）貸借契	
	（十）水利契	四、史籍及調查資料
	（十一）民俗	（一）志書
	（十二）其他	（二）相關文獻資料

主要是依據當時能掌握竹塹社資料的數量，分為上、下冊；其中又以契約文書的數量最多。在契約文書的分類上，誠如張炎憲所述，援引《臺灣公私藏古文書》的編排方式。兩者的分類差異整理如下表：

表 3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與《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的分類

《臺灣公私藏古文書》	《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冊
(一) 諭示案冊	(一) 諭示、稟
(二) 房地契單	(二) 墾約、佃批
(三) 租稅契照	(三) 丈單
(四) 財產分配分管契	(四) 招贖耕字
(五) 典胎及貸借契	(五) 土地房屋買賣契約
(六) 人事契字	(六) 找洗契
(七) 訴訟書狀	(七) 租稅契
(八) 商事帳簿	(八) 財產分配契
(九) 水利契、照	(九) 貸借契
(十) 「番字契」	(十) 水利契
(十一) 文教文書	(十一) 民俗
(十二) 其他	(十二) 其他

同樣將契約文書分為十二大類，《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契約文書分類的方式顯然是王世慶先生先提出，然後張炎憲、李季樺等人經過討論後，根據竹塹社契約文書的內容，將分類的項目稍作調整，並不完全照《臺灣公私藏古文書》的分類方式。³³

另外，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的分工情形，見表 4。

33 涂豐恩指出：「臺灣公私藏古文書」的分類法之所以具有影響力，不只因為它是戰後第一次大規模的蒐集古文書，也因為王世慶持續推廣古文書，並親身培養了下一代的研究者。如『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的成果《平埔族文獻資料選輯》，其所採行的分類，同樣有十二大類。……王、張二人，以及『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的其他參與者，既然有共事的人際關係，思想上互相影響並不讓人意外。」見涂豐恩，〈臺灣契約文書的蒐集與分類(1898-2008)〉，《臺灣文獻》，63 卷 2 期（2012 年 6 月），頁 277。

表 4 張炎憲等人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的分工

主 編	內 容
張炎憲	1. 撰寫〈歷史文獻上的竹塹社〉、〈編後語〉 2. 竹塹社資料的整理、解讀和分類
王世慶	竹塹社資料的整理、解讀和分類
李季樺	1. 撰寫〈資料介紹〉 2. 竹塹社資料的整理、解讀和分類

王世慶先生的角色，主要是與張炎憲、李季樺共同進行竹塹社資料的整理、解讀和分類，並且提供《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對於契約文書的分類方式給張炎憲、李季樺參考，然後確立《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契約文書的分類方式。另外，由於當時竹塹社的古文書絕大部分是來自於民間的古物商人手中，王世慶憑藉其早年從事古文書調查的經驗，累積了與古物商人的人脈關係，才使得張炎憲等人得以透過王世慶的人脈關係，取得這些有關竹塹社的古文書。

再者，李季樺提到：

在實際資料集編輯和出版的計畫的過程中，他雖然年事稍高，仍然從頭到尾參與資料集所需資料庫建置的前置作業，資料的搜集，編輯方向的擬定與整體的校勘，到完稿，全程參與團隊的行動，密切配合等等，而且大家合作得非常的融洽愉快，為團隊排難解憂，鼓舞整體士氣，王世慶先生可以說是位『老先覺』，為團隊的精神支柱，與無所不答的顧問。³⁴

這說明了王世慶在這套史料選集上，對於團隊的幫助。以上這些內容，為王世慶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具體的貢獻。

34 李季樺，〈意見書 202405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4.5.28。此「意見書」的由來與性質，為筆者收到審查意見後，曾就幾處不清楚要如何回覆的內容，就教於李季樺老師。李季樺老師就其所知，給予筆者提點與說明。

換言之，由於這本資料選集彙整了當時能掌握到有關竹塹社的相關資料，因此日後成為竹塹平埔研究重要的參考資料，因為一方面帶給後人從事竹塹研究（區域史、竹塹社）的方便與幫助（省去資料檢索的時間）。另一方面，反映出古文書對於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性（見隨頁註 30）。

肆、〈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

王世慶先生除了與工作室成員共同解讀與整理竹塹地區的古文書，以及編輯《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之外，還有從事竹塹社的田野調查，並且發表〈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與李季樺合著）。



李季樺與王世慶合影於王先生研究室門口（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圖 8 王世慶先生與李季樺合影³⁵

資料來源：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頁 185。

35 這張照片的拍攝的地點有誤。在李季樺老師提供給筆者的本文意見書提到：「（合影地點）不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當時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現在已經改制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附帶一提的是，這張照片背後的研究室，不只是王先生個人在中研院擔任兼任研究員時的研究室。他也提供出來，成為《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工作小組的基地，當時大家都以 2305 的代號來稱呼這個工作的場域。這本資料集和王先生，李季樺撰寫的論文都是在這裡完成的。」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

一、從事竹塹社研究的動機

王世慶先生會從事竹塹社的研究，筆者原先認為是出自其自發性的研究（整理古文書→註解古文書的專有名詞→進行竹塹社的田野調查→撰寫竹塹社研究的論文），經李季樺的說明，實際上是：

主要的關鍵點在於王先生參與的是集體的共同研究計畫，有任務編制上的配置。無論是〈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或是《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的編輯，還是〈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論文的撰寫，都是由張炎憲先生主導，張炎憲先生個人相當重視研究成果的發表和公開。王先生是協同計畫，其是接受任務分配而撰寫的。這些作品的出現有其時空背景上的不同，不過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因果關係。³⁶

由於王世慶先生參與的是集體共同研究計畫，因此有任務編制上的配置，由張炎憲主導。〈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以及〈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其實都是接受任務分配而撰寫的，而且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因果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王世慶與張炎憲、李季樺展開竹塹社的田野調查，並且撰寫與發表竹塹社研究的論文。

二、田野調查

從 1987 年王世慶先生撰寫的家計簿³⁷ 可知，當年二月王世慶先生來工作

36 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

37 家計簿為王世慶先生自己設計，每日手寫的家庭收支記錄簿，現保存年分共 38 年（1968-2005）。有關家計簿的研究，可見李孟勳，〈王世慶先生之學術、交友與家庭生活——以 1996 年「樹林王家家計簿」為核心〉，發表於「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新北市立圖書館主辦，新北，2022 年 12 月 9-10 日。

室協助解讀古文書之後，全年九月便與工作小組成員（張炎憲、李季樺）來新竹田野調查。³⁸ 在這之後，王世慶先生還有從事竹塹社相關的調查，整理如下：

表 5 王世慶「家計簿」與竹塹社相關的記載

時間	記 載
1987/9/9	舊曆 7 月 17 日。43（元）。火車票新竹－樹林回程中研院小組。採訪竹塹社采田福地中元拜拜儀式，並 copy 竹塹社祭祀公業資料。
1987/12/30	40（元）。火車票竹北行。40（元）。火車票回竹北。48（元）。火車票竹北－台北（李小姐）。
1988/3/11	150（元）。買書「采田福地」。
1989/10/14	8（元）。公車票民族所，到清華大學及關西鎮參觀農村。
1989/10/20	710（元）。請中研院張先生、李小姐吃晚飯（天翔 R.）。本日起三峽、龍潭。

資料來源：王世慶，「家計簿」，王孟亮教授提供。

38 王世慶先生在從事竹塹社調查的前後，曾前往桃園龍潭的霄裡社調查，拜訪霄裡社通事知母六的後代蕭柏舟先生，並且採集到其家藏的古文書（如：屯番魚鱗冊、通臺屯番全案、皇恩撫卹全名屯丁養贍埔業清冊……等）。見王世慶主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第一輯目錄（臺北：美國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1977 年），頁 1-3、21-28、30、45、48、51-53。張炎憲的文章亦提到：「王世慶先生曾帶我們探訪過霄裡社，這是因為早期王先生與他們就認識了，後來我們又到桃竹苗地區去訪查。」見張炎憲，〈古文書迷人之處〉，頁 17。另外，王世慶、張炎憲、李季樺三人的合作研究，被喻為是「臺灣史研究中最著名的研究團隊之一」。詹素娟提到：「臺灣史研究中最著名的研究團隊之一，莫過於張老師與王世慶先生、李季樺女士的組合了。從 1988 到 1993 年，這個三人團隊開始從事竹塹社古文書的地毯式收集與細膩的解讀工作，其成果就是收入於本書的〈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讀〉（連續發表於《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26 期，1991.6-1993.3）；並統合為《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一書，由田野研究室出版（1993），〈歷史文獻上的竹塹社〉（1993）一文就是這本書的導論。後續，還有 1998 年張老師為新竹市立文化中心編輯出版的《竹塹古文書》。」見詹素娟，〈導讀 開疆闢土的年代——張炎憲老師的臺灣史學史〉，收入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1 專論一（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7 年），頁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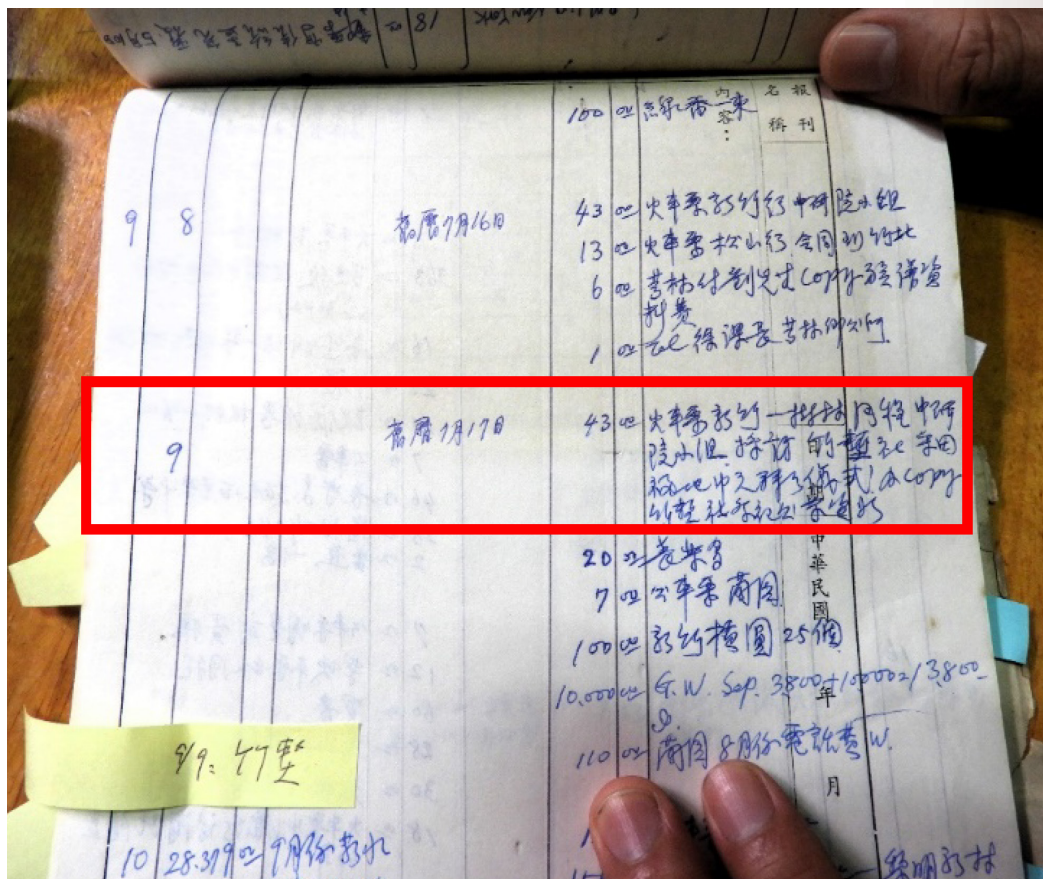


圖 9 1987 年 9 月 8-9 日王世慶先生家計簿

資料來源：王孟亮教授提供。

1987 年 9 月 9 日的記載：「舊曆 7 月 17 日。43（元）。火車票新竹—樹林回程中研院小組。採訪竹塹社采田福地中元拜拜儀式，並 copy 竹塹社祭祀公業資料。」³⁹ 舊曆 7 月 17 日這一天，為傳統上竹塹社的祭祖暨派下員

39 家計簿提到的祭祀公業資料，筆者比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流通目錄」，原先以為是編號 T0128D0128「竹塹社七姓公采田福地祭祀公業帳冊」（民國三十六年舊曆七月十七日立，業主竹塹社協議書暨收支簿），這本帳冊俗稱「大簿」（100 多頁），記載每年的收支明細。經李季樺老師的說明，不是這份資料。在李季樺老師提供給筆者的本文意見書提到：「文中所述家計簿中王世慶先生出田野，影印了一些祭祀公業的資料，應該不是指這本大簿。這本大簿是我去竹北找廖錦榮，他借給我帶回中研院記錄的。」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另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流通目錄」，這份目錄多年前曾置於檔案館網頁的首頁，並且開放下載，後來因為一些因素撤下。筆者持有的這份目錄，係筆者就讀於碩士班時期自檔案館的網頁下載，而留存至今。

大會，是一年五個祭典當中最為盛大且出席人數最多的活動。⁴⁰ 散居在臺灣各地的竹塹社派下員，大多會在這一天回到采田福地祭祖，並且出席派下員大會。從家計簿可知王世慶先生一行人曾經到采田福地採訪中元拜拜儀式，並且採集到一些祭祀公業資料，然後帶回田野研究室複印，因而日後典藏在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今檔案館）。⁴¹

全年 12 月 30 日，王世慶與李季樺前往竹北采田福地調查，回程時，王世慶幫李季樺付竹北到台北的火車票（48 元），所以被記錄到「家計簿」裡（支出）。⁴² 1988 年 3 月 11 日，王世慶花了 150 元，購買「采田福地」；應當指的是 1987 年，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管理委員會出版的《采田福地》，內容記載竹塹社歷史沿革與派下員資料。

1989 年 10 月 14 日，王世慶前往中研院民族所，可能是與莊英章等人至清華大學，然後前往關西參觀農村；在這當中，可能有去關西暗潭，進行

40 五個祭典分別為：農曆二月二日（廖姓主祭）、三月十六日（錢姓主祭）、八月十六日（衛姓主祭）、十一月十六日（三姓主祭）、十二月十六日（潘姓主祭）。另外，由於七月十七日的派下員大會並非每次都剛好是六、日或國定假日（如：1987 年的九月九日，王世慶等人前往采田福地調查的那一天為星期三），所以派下員出席的人數每年不一（取決於當年舊曆七月十七日對應的國曆日期）。2018 年，祭祀公業竹塹社正式改制為祭祀公業法人，由於考量到派下員大會出席人數需要達到法定要求的派下員出席人數過半才算有效成會，以及舊曆七月十七日大多落在國曆的七、八、九月，天氣過於炎熱等因素。因此，近幾年改為登龜紀念日（農曆 11 月 3 日）前的假日召開派下員大會；原先七月十七日則照常舉行祭祖，但沒有開派下員大會。

41 林玉茹的研究指出：「臺灣史田野計畫到田野研究室時期，並沒有編列經費採購圖書和古文書。」見林玉茹，〈回首來時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藏文書的蒐集與運用〉，收入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第二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2008 年），頁 115。張炎憲亦提到：「實際上，我們只是希望取得古文書的影本而已，原件可以不要，因為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是一個臨時性的組織，其經費來源來自於四個研究所，每年撥款，但是經費很少，沒有辦法採購古文書。……。所以，早期田野研究室蒐集的大部分古文書都是影印本。」見張炎憲，〈古文書迷人之處〉，頁 15-16。當時王世慶等人採集田野資料的方式，主要是取得資料持有者的信任後，將原件帶回田野研究室複印，然後將原件歸還給資料持有者。另外，關於「古文書室」的設立及其內容，在李季樺老師提供給筆者的本文意見書提到：「古文書室是當時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和籌備處時期整理和典藏古文書的辦公室。當時古文書室配置有工讀生一名，不定期幫忙協助整理資料。古文書室是我負責的業務，它延續自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以來，古文書的收集整理和解读的工作，王先生從一開始就是顧問，一顧就從 1987 顧到 1993 年了。」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王世慶先生除了協助收集、整理與解讀古文書之外，同時也是古文書室的顧問（1987-1993）。

42 王孟亮教授曾向筆者說明：「家計簿」是父親記載每日收入與支出的紀錄，不是自己出錢，就不會記錄到家計簿內。

竹塹社衛家的調查。全年 10 月 20 日，王世慶與張炎憲、李季樺，前往三峽（拜訪古文書收藏家連昭光）、龍潭（霄裡社後人蕭柏舟）調查；回程時，王世慶在樹林住家附近的天翔餐廳，請張炎憲、李季樺吃晚飯。⁴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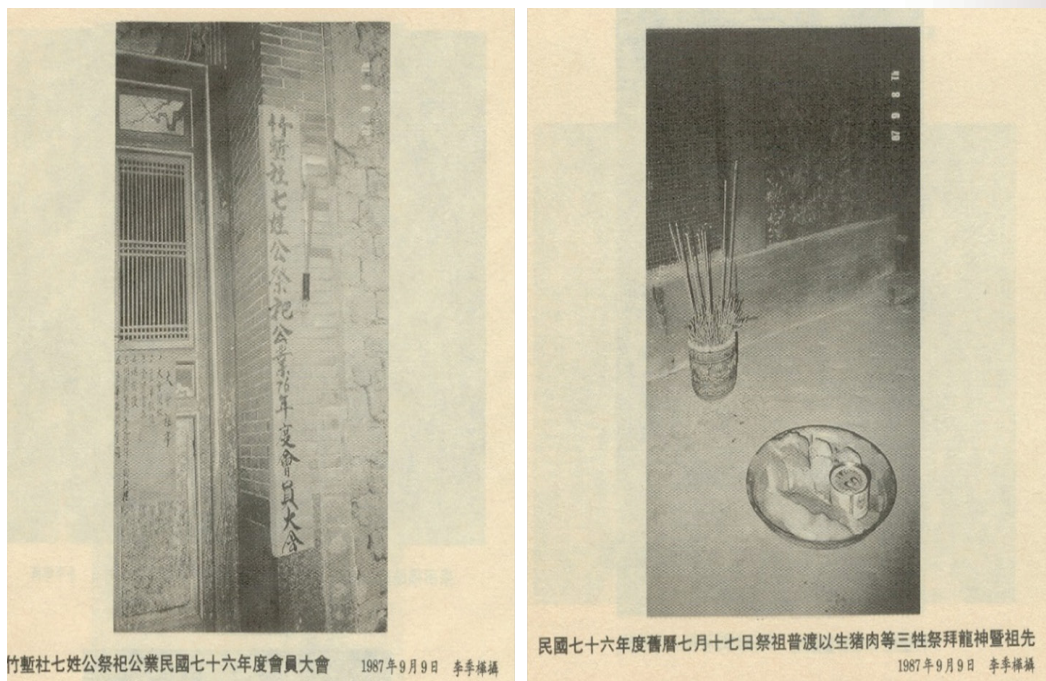


圖 10 1987 年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派下員大會

資料來源：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168。

三、撰寫與發表論文

自 1987 年 9 月王世慶先生前往采田福地進行竹塹社調查後，王世慶先生是否還有再次前往采田福地，或者是有其他與竹塹社有關的史蹟調查，目

43 關於 10 月 20 日王世慶等人調查的紀錄，在李季樺老師提供給筆者的本文意見書也有提到：「根據我的田野記錄，確切的日期是在 1989 年 10 月 20 日，當天由王世慶先生領隊，三點多到龍潭蕭家，王先生與蕭柏舟先生相談甚歡。我們採集了蕭家的族譜，戳記等的記錄，並欣賞了掛在牆上大幅精美的古文書真品。晚餐則回樹林，由王先生作東在住家附近，吃海鮮。」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

前受限於材料，不得而知。⁴⁴ 能夠確定的是，王世慶先生持續與工作小組成員解讀竹塹地區古文書〈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以及編輯出版《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1993 年，王世慶先生與張炎憲、李季樺等人討論《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的時候，曾經擬了〈竹塹社土地所有型態及其演變——兼論漢番土地關係〉論文大綱的初步構想，試圖探討竹塹社的土地問題，見圖 11。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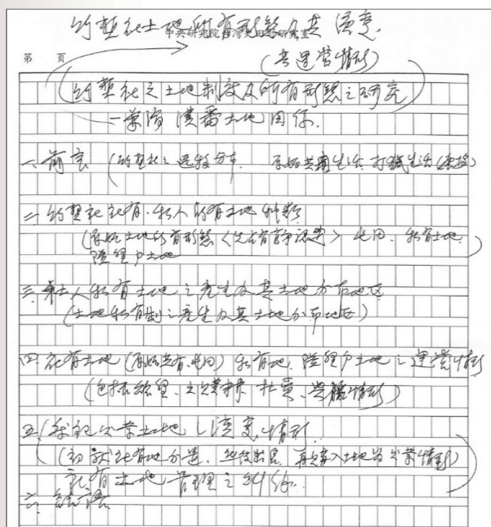


圖 11 〈竹塹社土地所有型態及其演變——兼論漢番土地關係〉論文大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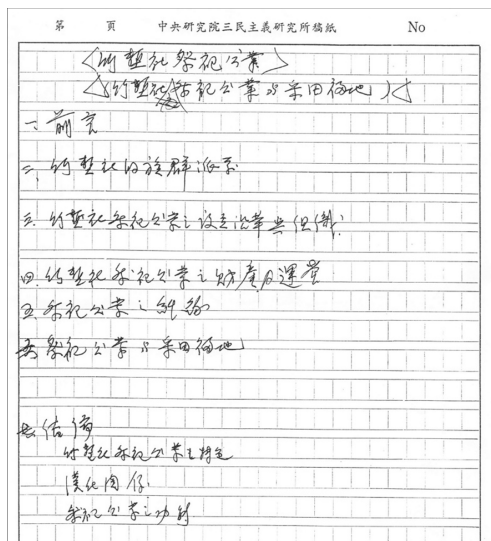


圖 12 〈竹塹社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論文大綱

資料來源：王世慶先生手稿影本，1993 年。李季樺提供。

44 就筆者所知，張炎憲、李季樺在 1987 年 9 月與王世慶一同前往采田福地調查後，仍有持續進行竹塹社的田野調查，並且採集到一些竹塹社個別家族的文書（T0174D0153 竹塹社廖家文書及祖譜照片等資料、T0132D0132 竹塹社衛家文書、T0130D0130 竹塹社廖姓文書、T0129D0129 竹塹社衛家族資料、T0108D0108 竹塹社廖、衛、錢等三家文書……等，以上資料係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98.11.23 公開用流通目錄」推測，張炎憲等人曾經採集到有關竹塹社的資料）。經李季樺老師的說明，證實筆者上述的推測無誤。在李季樺老師提供給筆者的本文意見書提到：「關於竹塹社的調查與採集和記錄，在 1987 年之後，仍繼續進行，一直到 1994 年止。」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另外，詹素娟提到：「張老師與王先生、李季樺在解讀資料的同時，也常一起前往當地調查，或查閱戶籍資料、進入口述訪問，或與地方文史工作者交遊、追蹤族人遷移的路徑。」見詹素娟，〈導讀 開疆闢土的年代——張炎憲老師的臺灣史學史〉，頁 29。王世慶等人除了前往采田福地調查外，還有從事竹塹社相關的調查和訪談。

45 據李季樺表示，王世慶〈竹塹社土地所有型態及其演變——兼論漢番土地關係〉的構想並未成行。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

在這之後，王世慶先生擬了〈竹塹社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論文大綱，見圖 12；即後來發表的〈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論文最初構想。

1994 年 1 月 22 日，平埔研究工作會⁴⁶舉辦小型工作會的演講活動，共有兩場次的演講，分別為王世慶先生〈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以及張炎憲教授〈竹塹社錢姓家族的發展〉。



圖 13 平埔研究工作會演講集

資料來源：擷取自「平埔文化資訊網」（<https://museum02.digitalarchives.tw/dmp/2000/pingpu/index-2.html>）（2023/8/30 點閱）。

全年 4 月，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召開「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共宣讀論文 17 篇。王世慶先生與李季樺發表〈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

46 1992 年，一群從事臺灣平埔族群研究的學者，成立「平埔研究工作會」，主要的宗旨為：「1. 凝結現階段臺灣學術界有關平埔研究之人力。2. 呈現、檢討臺灣學術界有關平埔研究之成果。3. 提昇平埔研究在學術上之研究層次。」每 2-3 個月聚會一次，由成員輪流報告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見潘英海，〈「平埔研究工作會」簡介〉，《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7 期（1993 年 6 月），頁 8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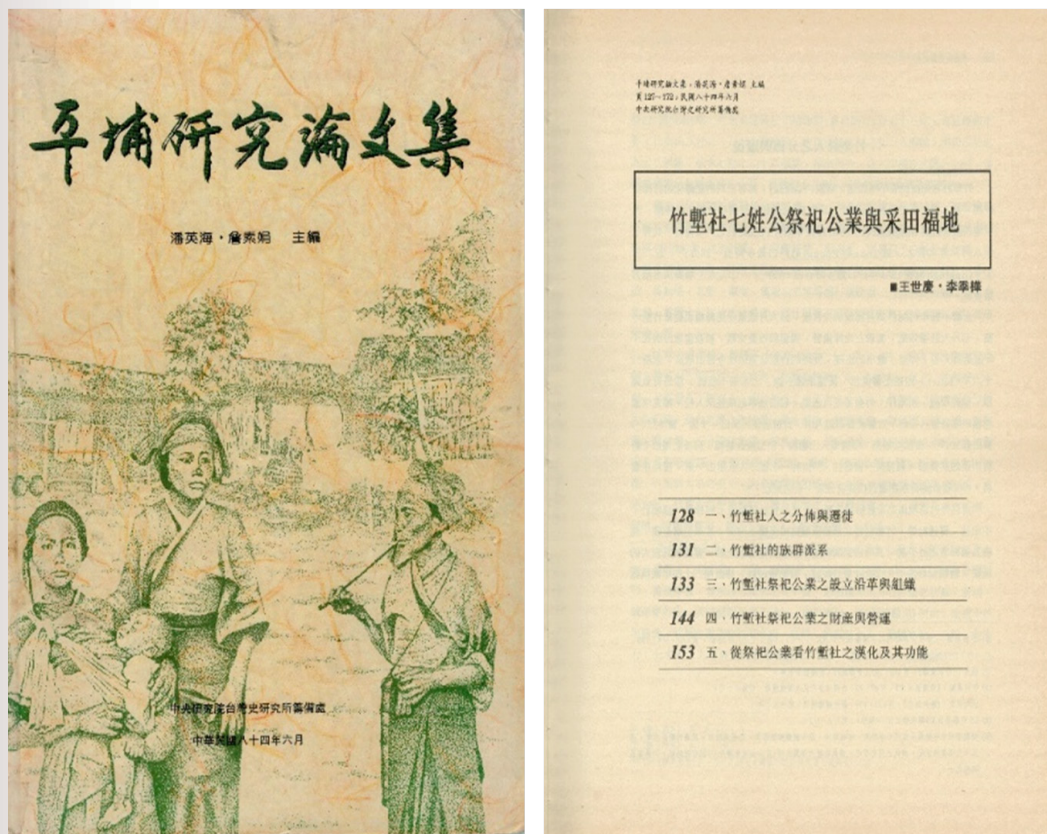


圖 14 〈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

四、《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與〈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的關係

從〈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隨頁註可知，先前與張炎憲、李季樺合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成為其論文引用資料的一部分。在李季樺提供給筆者的本文意見書提到：

關於資料引用文獻有重疊的部分。解讀小組基本上有在整合總計劃和分支計劃的資源和人力，並建立共同使用的資料庫，讓彼此分享使用。因為每個共同的研究成果都是使用同一個資料庫，所

以個人論文所引用的資料，自然而然都會有重疊之處。而《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本來就只是把資料庫的一部分呈現出來而已。⁴⁷

當時古文書解讀小組基於整合總計劃和分支計劃的資源和人力，因此建立共同使用的資料庫，讓各計畫的人員能共享使用，使得論文資料引用上會出現重疊的地方；《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即是將資料庫的一部分內容呈現。

五、學術貢獻

王世慶先生及其團隊（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研究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1. 開啟竹塹社研究的風氣。2. 建立了竹塹社研究的雄厚史料基礎。3. 嘗試建立竹塹社古文書契約數位檢索資料庫，可視為數位典藏之先驅。

（一）開啟竹塹社研究的風氣

李季樺指出：「在竹塹社研究中，王先生在〈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一文裡，基於對日本統治時代祭祀公業制度的熟悉，利用竹塹社系譜、關係契字，尤其是竹塹社嘗合約字、協議書及收支簿等關鍵性的史料，準確的掌握竹塹社族群組織由清代的「番社」過渡到日治時代成為祭祀公業的變遷過程。由研究史的角度來看，王先生上述的研究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引領出日後的相關研究。」⁴⁸

47 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

48 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頁 167。另外，相關研究有：1. 李季樺〈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臺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采田福地祭典的昔與今〉。2. 廖志軒〈采田福地：人與番的民族邊界〉。這幾篇文章都是在〈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的基礎上，從事竹塹社相關的研究。見李季樺，〈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臺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上）、（下），《臺灣風物》，56 卷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3-38、57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21-67；李季樺，〈采田福地祭典的昔與今〉，《原住民族文獻》，第 1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0-14；廖志軒，〈采田福地：人與番的民族邊界〉，《民族學界》，第 41 期（2018 年 4 月），頁 3-24。再者，王世慶對竹塹社資料的整理、解讀，曾提出一些影響竹塹社研究解釋的具體看法。如：祭祀公業，因為要認識竹塹社的過去與現在，就必須要從祭祀公業的角度切入，才能了解竹塹社。

誠如李季樺所述，這篇文章掌握了竹塹社從清代的「番社」，轉換過渡到日治時期的祭祀公業的變遷過程。也是因為有了祭祀公業的組織，並且至今持續的運作，透過每年的派下員大會與祭祖活動，來維繫族人的情感與認同。因為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及其學術貢獻，使得日後要從事竹塹社的研究，都必須參考的著作之一，為竹塹社與采田福地研究的後進者，立下良好的基礎。⁴⁹

另外，潘英海在《平埔研究論文集》〈序文〉，亦對於〈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給予高度的肯定：

從這次研討會的論文看來，新資料的開發相當令人振奮，例如：……王世慶、張炎憲與李季樺有關竹塹社在祭祀公業與家族方面的資料，……。由此我們可以管窺平埔研究在資料方面的多元性與豐富性，這無疑對一向被喻為學術雞肋的平埔研究打了一劑強心針。⁵⁰

這裡指的是〈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在當時平埔研究中，資料的突破，不再只是侷限於從既有的文獻資料，進行平埔研究；而是透過田野調查新發現的祭祀公業資料，開創平埔研究資料的多元性與豐富性。

49 如：詹素娟、張素玢，《臺灣原住民族史。平埔族史篇（北）：北臺灣平埔族群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主筆第五章「新竹苗栗地區的道卡斯族」的張素玢，有關竹塹社的部分，即引用〈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以及張炎憲、李季樺〈竹塹社勢力衰退之探討－以衛姓和錢姓為例〉這兩篇文章。另外，筆者撰寫碩士論文的前後，同樣有研究生撰寫竹塹社的碩士論文：楊毓雯，〈「平埔客」之歷史探究：以道卡斯竹塹社廖姓為對象〉（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邱美玲，〈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2 年）。兩人雖然對於祭祀公業竹塹社都有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討論，但是主要根據的內容還是以〈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為主。

此外，柯志明、林文凱、羅烈師有關竹塹社的研究，亦引用了這篇論文。見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年）；羅烈師，〈通往地獄的天堂之路：道卡斯竹塹社文化之衰落〉，發表於「原住民與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論述：第二屆全國人類學相關領域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主辦，臺北，2001 年 6 月 2-3 日；林文凱，〈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流失：以竹塹社為個案的歷史分析〉，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頁 133-183。上述這些內容（隨頁註 48、49）均說明了王世慶的竹塹社的研究，對於後人從事竹塹社研究的影響。

50 潘英海，〈平埔研究的再思考與再出發〉，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v。

（二）建立了竹塹社研究的雄厚史料基礎

王世慶等人編的《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為後來有意從事竹塹社研究的後進，建立了豐富的史料基礎。研究者可以透過這上、下冊的竹塹社史料選集，輕易掌握竹塹社研究的資料，而不大需要自行搜尋、查閱有哪些文獻有收錄竹塹社的資料。尤其，當時還是資料庫尚未普及的年代，要從事平埔研究，必須大量仰賴文獻資料的記載，才有辦法進行研究。這套資料選集的貢獻即在於，讓當時的研究者，節省找資料的時間，透過這套選集，就能立刻掌握當時所有有關竹塹社的文獻資料。

（三）嘗試建立竹塹社古文書契約數位檢索資料庫，可視為數位典藏之先驅

誠如本文三、竹塹地區古文書的收集、整理與解讀所述，在整理方面，當時王世慶等人已有建置「古文書資料庫」的想法，以資料庫的方式來進行更多的運用（古文書全文打字、以關鍵字檢索搜尋……等），而不單只是做分類的整理。以當時的時空背景來看，已經懂得透過建立資料庫，來整理和運用這些古文書，讓研究者能夠透過資料庫，進行竹塹社契約的檢索和搜尋，省去搜尋資料的時間；這是王世慶等人在竹塹社研究的貢獻之一。

伍、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與臺灣史研究

將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放到大的脈絡來看，可從幾個角度來分析：

1. 王世慶先生學術領域的拓展。2. 1980 年代臺灣各地的平埔研究。3. 臺灣史研究走向體制化。

一、王世慶先生學術領域的拓展

從王世慶先生學術生命史的角度來看，在從事竹塹社研究的這段期間（1987-1995），仍然持續進行漢人社會的研究，見表 6；竹塹社的研究，為

王世慶先生臺灣史研究的其中一部分。⁵¹

表 6 1987-1995 王世慶先生的漢人社會研究

時間	著 作
1987	〈日據初期臺灣撫墾署始末〉，《臺灣文獻》，38 卷 1 期 〈林本源之租館和武備與乙未抗日〉，《臺灣文獻》，38 卷 4 期
1988	〈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農村金融之研究：以興直堡銀主小租戶廣記為例〉，《臺灣文獻》，39 卷 2 期 〈乙未割臺與日本遣送清文武官兵始末〉，《臺灣風物》，38 卷 2 期 〈談清代臺灣蘭陽地區之農田水利開發史料〉，《臺灣文獻》，39 卷 4 期
1989	〈外國記者和外商筆下的乙未之役〉，《臺灣風物》，39 卷 2 期 《巴達維亞城日記》（王世慶校訂）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二土地志轄境篇》
1990	〈介紹臺灣總督府報及官報〉，《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15 期
1991	〈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 (1914-1937)〉，《思與言》，29 卷 4 期 《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與黃富三、陳俐甫合著）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七政治志建置沿革篇》
1992	〈日月潭光華島石碑採訪記〉，《史聯雜誌》，第 20 期 〈臺灣碑碣專著論文資料目錄初編〉（與陳文達合編），《史聯雜誌》，第 20 期 〈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與二二八事件初探〉，《史聯雜誌》，第 21 期 〈光復後臺灣省通志之纂修〉，《機關志講義彙編》 《霧峯林家之調查與研究》（與黃富三、陳俐甫合著）

51 從王世慶的著作目錄可知，在竹塹社的研究告一段落後，王世慶繼續從事其漢人社會的研究；竹塹社研究，並未改寫其學術生命史。但是，竹塹社的研究，讓王世慶有機會看到有別於當時主流社會的漢人開發史觀，而是從多元史觀的角度來看台灣史。李季樺老師提到：「關於王世慶與平埔族研究的關係，在接觸竹塹社研究之前，王先生早就接觸到桃園龍潭霄裡社的後人，並收集到霄裡社蕭家的古文書。但是，除了史料收集整理之外，王先生坦言個人並沒有時間對霄裡社進行研究。由於進行竹塹社研究的關係，使王先生有機會從原來是時代主流的漢人開發史觀，重新選擇看到建立台灣族群多元史觀的可能性，並進行其人生第一次的平埔族研究。而王先生竹塹社的實證研究則具體建立並深化其所選擇的台灣族群多元史觀在平埔族研究上的基礎。」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405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4.5.28。

1993	〈貓霧揀藍興庄拓墾史料二則〉，《史聯雜誌》，第 23 期 〈光復後臺灣省通志之纂修〉，《機關志講義彙編》 〈介紹臺灣史料：檔案、古文書、族譜〉，《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一）》 〈評近藤正己著「創氏改名」研究の検討と「改姓名」〉，《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4	《清代臺灣社會經濟》 〈日據時代臺灣政府公報及其史料價值〉，《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及其史料價值〉，《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5	〈清代臺灣的檔案史料〉、〈日本統治時代代臺灣檔案史料〉，《「知識寶庫」廣播節目臺灣歷史系列演講專集》

資料來源：整理自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2011 年。

二、1980 年代臺灣各地的平埔研究

潘英海根據重要事件的斷代、研究的學術氣氛與成果、研究主題的性質與內涵，將臺灣的平埔研究分為幾個時期：1. 萌芽時期（1900~1945）。2. 潛伏時期（1946~1987）。3. 奠基時期（1988~1999）。4. 發展時期（2000~2011）。⁵² 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在臺灣的平埔研究中，主要坐落於奠基時期。這個時期平埔研究的特色為：

當時在中央研究院內，有一群跨學科領域的學者開始關心有關平埔研究原住民族的研究，並組成跨學科的非正式學術團體，稱之「平埔研究工作會」。「平埔研究工作會」除了參與的人來自不同學科領域之外，更重要的是，學院的學術與地方上的文史工作

52 潘英海，〈平埔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初稿〉，發表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主辦，臺北，2011 年 11 月 18-19 日。

者共同交流。……出版了《平埔研究論文集》（1995）、《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1998）。⁵³

換言之，透過與學院內外的相互交流，使得王世慶、張炎憲、李季樺的竹塹社研究，逐漸受到學界與非學界的重視；成為 1980 年代臺灣各地平埔研究的一部份，並且因此吸引了日後許多學者與文史工作者從事竹塹社的調查與研究。連帶的，使得竹塹社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1996 年，新竹縣政府辦理地方文藝季，即以「尋找竹塹社」為活動主題；可以說是王世慶等人的竹塹社研究所帶來的影響。

三、臺灣史研究走向體制化

王世慶先生進行竹塹社研究的這段時間（1987-1995），正值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走向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過程。詹素娟指出：

研究室之所以能朝設所的方向發展，除了張光直先生的力推，1987 年的政治解嚴，引動了臺灣社會力爆發，本土化思潮興起，以及歷史解釋權的爭奪；種種變動，促使研究室承載了臺灣社會的期待與關心，並在因緣俱足後，水到渠成。……正是臺灣社會掙脫威權壓制、朝向民主實踐的關鍵階段。⁵⁴

換言之，隨著解嚴的關係，使得臺灣史的研究被政府重視，逐漸走向體

53 潘英海，〈平埔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初稿〉，頁 2。另外，在這個時期，岸裡大社文書的重新出土，亦產生許多的平埔研究。林玉茹的研究提到：「一九八〇年代末，臺中縣與張耀焜捐給臺大的岸裡社文書重新出土之後，岸裡社群研究開始熱烈展開，至一九九〇年代成為平埔族研究的重心，除了歷史學家之外，地理學家以及社會學家均投入該課題的研究，因此出現不少質量均優的論著。」見林玉茹、李毓中，〈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臺灣史〉（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 年），頁 186。

54 詹素娟，〈在田野找尋臺灣：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實踐與發展〉，收入許雪姬等著，莊勝全等彙整修訂，〈破土深耕·開枝散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所慶座談會〉，《臺灣史研究》，30 卷 4 期（2023 年 12 月），頁 211-212。另外，關於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與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發展，可見許雪姬、鍾淑敏主編，〈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 年），頁 16-67。

制化。⁵⁵ 王世慶先生的臺灣史研究，解嚴後臺灣史研究風行，因而有中央研究院設置臺灣史研究單位，見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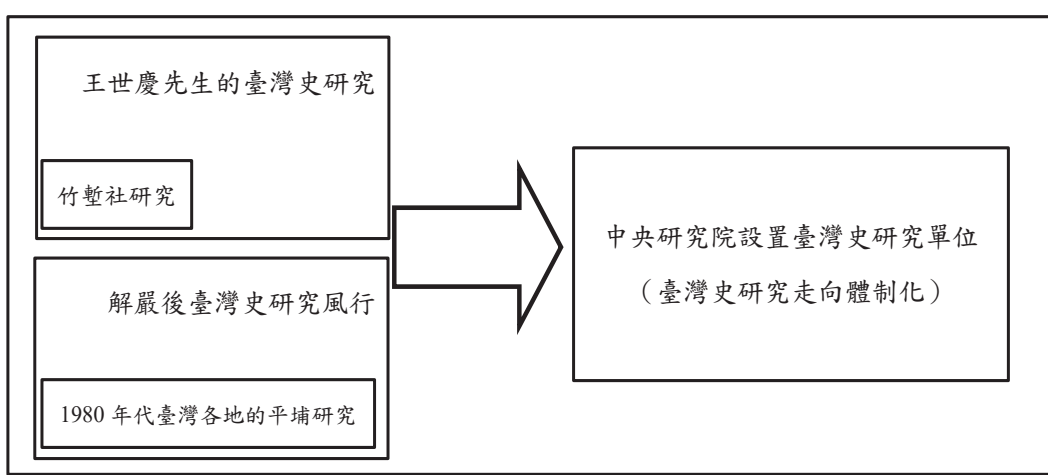


圖 15 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與臺灣史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關於在臺灣史研究走向體制化的過程中，王世慶先生所扮演的角色，周婉窈，《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提到：「王世慶的研究之所以可貴，還不在於研究成果本身，而在於他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前輩學者，在臺灣史充其量不過是「地方史」，不受重視的漫長歲月中，筆路藍縷，走出一條路，為我們今天的研究奠定基礎。⁵⁶」王世慶先生早期從事的臺灣史研究，奠定了日後臺灣史研究走向體制化的基礎。

55 王晴佳的研究提到：解嚴之後臺灣官方對臺灣研究的推動，還促使其最高的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也開始重視臺灣史的研究。見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2002年），頁152。另外，張隆志的研究亦提到：臺灣史研究正式進入主流學院體制，則以1986年中央研究院推動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為起點。見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卷4期（2009年12月），頁172。

56 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頁111。另外，李季樺老師亦提到：「在當時台灣史的專業學術領域，仍然不完全被接受和認同的時代氣氛下，他存在所代表的學術能量能被當時的學界所認可和接受，已經是王先生就當時所謂民間學者的身分，協助臺灣史研究走向體制化過程的一個貢獻。」見李季樺，〈意見書 202405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4.5.28。

陸、結語

自 1987 年起，王世慶先生在莊英章、張炎憲等人的邀請下，來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主持古文書解讀的工作。由於王世慶先生參與的是集體共同研究計畫，因此有其任務編制上的配置。從最早共同註解〈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到合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以及後來發表〈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雖然這些內容都是因為接受到任務分配而撰寫，但是為後續有意從事竹塹社研究的後進，立下良好的基礎，為王世慶先生在竹塹社研究的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本文透過現有的文獻（如：《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張炎憲、李季樺所寫的與王世慶先生共事經過的相關文章……等），以及李季樺提供給筆者的本文意見書，探討並釐清王世慶先生從事竹塹社研究的原因、經過及其研究貢獻。這是兩本王世慶先生的傳記較少提到的內容，也是筆者之所以撰寫本文的研究動機。筆者希望藉由本文能讓更多的人了解王世慶先生對於竹塹社研究的經過及其貢獻，如何運用田野調查中蒐集到的資料，精準的掌握竹塹社從清代的番社，轉換為日治時期祭祀公業的變遷過程；這是值得後人在史料運用上學習的地方。再者，本文指出王世慶先生的竹塹社研究，有其時空背景的因素，與當時臺灣史研究的環境與氛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參考書目

壹、史料

王世慶，「家計簿」，王孟亮提供。

王世慶，〈竹塹社土地所有型態及其演變－兼論漢番土地關係〉論文大綱、〈竹塹社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論文大綱，王世慶先生手稿影本，1993 年，李季樺提供。

李季樺，〈意見書 202311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3.10.26。

李季樺，〈意見書 202405 王世慶與竹塹社研究〉，2024.5.28。

張炎憲，〈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租佃關係〉，微縮片，中央研究院，1987 年。

貳、專書

王世慶主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第一輯目錄。臺北：美國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1977 年。

王世慶，《臺灣史料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 年。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2002 年。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下）。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0 年。

周婉窈撰述，《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1 年。

林正慧、曾品滄主編，《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臺北：國史館，2008 年。

林玉茹、李毓中，《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臺灣史》。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 年。

林玉茹、張隆志、詹素娟編，《局開新境：臺灣史研究所二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 年。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年。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臺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 年。

莊英章主編，《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7 年。

許雪姬、王麗蕉主編，《百年發聲 x 三十而立：中研院臺史所設所 30 年紀念特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 年。

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

許雪姬、鍾淑敏主編，《旗展帆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3 年。

陳運棟口述，劉澤民、江孟雲採訪整理，《文化研究尖兵：陳運棟校長訪談錄》。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 年。

黃富三主編，《臺灣史檔案·文書目錄——第一、二冊》岸裡大社文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7 年。

詹素娟、張素玢，《臺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北臺灣平埔族群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

參、期刊論文

不著撰人，〈研究計劃〉，《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1 期（1986 年 12 月），頁 2-4。

不著撰人，〈「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報導〉，《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1 期（1986 年 12 月），頁 11-12。

不著撰人，〈「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報導〉，《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2期（1987年3月），頁16-23。

王世慶、張炎憲、李季樺，〈竹塹地區拓墾文書解題〉（一至八），《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9-26期（1991年6月-1993年3月）。

吳學明，〈「北埔姜家史料」的發掘與「金廣福」史實的重建〉，《臺灣風物》，35卷3期（1985年9月），頁121-147。

李季樺，〈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臺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上）、（下），《臺灣風物》，56卷4期（2006年12月），頁13-38、57卷1期（2007年3月），頁21-67。

李季樺，〈臺灣契約文書的研究動向〉，《臺灣風物》，60卷4期（2010年12月），頁101-159。

李季樺，〈典型在夙昔：王世慶先生與古文書、族譜的蒐集與研究〉，《臺灣風物》，61卷4期（2011年12月），頁151-168。

李季樺，〈采田福地祭典的昔與今〉，《原住民族文獻》，第12期（2013年12月），頁10-14。

涂豐恩，〈臺灣契約文書的蒐集與分類(1898-2008)〉，《臺灣文獻》，63卷2期（2012年6月），頁245-302。

翁佳音，〈功在臺灣文獻學術界的王世慶先生〉，《史聯雜誌》，第8期（1986年6月），頁86-97。

張光直，〈發刊詞〉，《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期（1986年12月），頁1。

張炎憲，〈研究計劃：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2期（1987年3月），頁2。

張炎憲，〈清代竹塹地區漢人聚落與土地租佃關係〉，《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3期（1989年12月），頁9。

張炎憲等座談，鄭麗榕紀錄，〈王世慶先生紀念座談會紀錄〉，《臺灣風物》，61 卷 2 期（2011 年 6 月），頁 31-98。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61-184。

莊英章，〈日據時期「土地申告書」檔案資料評介〉，《臺灣風物》，35 卷 1 期（1985 年 3 月），頁 91-104。

莊英章、陳運棟，〈金廣福史料的發掘與應用〉，《史聯雜誌》，第 5 期（1984 年 6 月），頁 6-18。

詹素娟，〈在田野找尋臺灣：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實踐與發展〉，收入許雪姬等著，莊勝全等彙整修訂，〈破土深耕・開枝散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三十年所慶座談會〉，《臺灣史研究》，30 卷 4 期（2023 年 12 月），頁 203-284。

廖志軒，〈采田福地：人與番的民族邊界〉，《民族學界》，第 41 期（2018 年 4 月），頁 3-24。

潘英海，〈「平埔研究工作會」簡介〉，《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7 期（1993 年 6 月），頁 88-89。

肆、專書論文

王世慶、李季樺，〈竹塹社七姓公祭祀公業與采田福地〉，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 年，頁 127-172。

吳學明，〈北埔姜家史料與運用〉，收入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第二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2008 年，頁 79-102。

林文凱，〈清代臺灣熟番地權的創設與流失：以竹塹社為個案的歷史分析〉，收入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年，頁133-183。

林玉茹，〈回首來時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藏文書的蒐集與運用〉，收入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第二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05-153。

張炎憲，〈編審委員序〉，收入黃美英主編，《凱達格蘭族古文書彙編》。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頁6-7。

張炎憲，〈古文書迷人之處〉，收入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第二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22。

詹素娟，〈導讀 開疆闢土的年代——張炎憲老師的臺灣史學史〉，收入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1專論一。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7年，頁19-31。

潘英海，〈平埔研究的再思考與再出發〉，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iii-vi。

伍、學術會議論文

李孟勳，〈王世慶先生之學術、交友與家庭生活——以1996年「樹林王家計簿」為核心〉，發表於「王世慶先生與臺灣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新北市立圖書館主辦，新北，2022年12月9-10日。

陳志豪，〈近二十年來新竹地區的區域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發表於「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的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暨2013年林本源基金會年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臺北，2013年9月26-27日。

潘英海，〈平埔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初稿〉，發表於「重讀臺灣：人類學的視野」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主辦，臺北，2011 年 11 月 18-19 日。

羅烈師，〈通往地獄的天堂之路：道卡斯竹塹社文化之衰落〉，發表於「原住民與少數民族的社會文化論述：第二屆全國人類學相關領域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主辦，臺北，2001 年 6 月 2-3 日。

陸、學位論文

吳學明，〈金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 (1834-188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年。

邱美玲，〈當代平埔族竹塹社的族群認同：以「祭祀公業竹塹社七姓公」成員為核心的探索〉，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2 年。

楊毓雯，〈「平埔客」之歷史探究：以道卡斯竹塹社廖姓為對象〉，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柒、網路資料

「平埔研究工作會演講集」，擷取自平埔文化資訊網站，網址：<https://museum02.digitalarchives.tw/dmp/2000/pingpu/index-2.html>（2023/8/30 點閱）。

詹素娟訪談、鄭瑩憶撰寫，〈學人訪談錄：專訪吳學明教授〉，《明清研究通訊》，第 62 期（2017 年 8 月），網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550（2023/11/2 點閱）。

Mr. Wang Shiqing's Research on Tiksam Tribe (1987-1995)

Chih-Hsuan Liao *

Abstract

In 1987, the second year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Project Studio of Academia Sinica, Wang was invited to assist the studio staff in interpreting the "Beipu Jiang Family Historical Materials (Jin Guangfu Documents)" and thus began research on Tiksam Tribe.

In 1994,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Pingpu Research Working Association jointly organized the "Pingpu Ethnic Research Academic Seminar". Wang and Li Jihua jointly published "The property-owning ancestral worship association of the Tiksam Tribe and Barbarian's Fortune Land " (Later published in 1995, edited by Pan Yinghai and Zhan Sujuan, "Collection of Pingpu Research Papers"). This article is the result of Wang research on Tiksam Trib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process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 of Wang research on the Tiksam Tribe during the

* Chairman of Hsinchu County Taokas Cultural Association. Ph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eriod from 1987 to 1995, and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research on the Tiksam Tribe and the study of Taiwan history.

Keywords : Wang Shiqing, Zhang Yanxian, Li Jihua,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Office, Tiksam Tribe, Barbarian's Fortune
Land